

■ 王麟慧 著

来不及长大 就老了

*Laibujī Zhangda
Jiu Laole*

既然来不及长大，
不如从容老去。

因为我眼睛里的快乐，
是世间别无选择的幸福。

■ 王麟慧
著

来不及长大 就老了

*Laibuji Zhangda
Jiu Laole*

既然来不及长大，
不如从容老去。

因为我眼睛里的快乐，
是世间别无选择的幸福。



中山大学
出版社

• 广州 •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出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来不及长大就老了 / 王麟慧著. —广州：中山大学出版社，

2016. 10

ISBN 978-7-306-05852-2

I . ①来… II 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28483号

出版人：徐 劲

策划编辑：曾育林

责任编辑：曾育林

封面设计：林绵华

装帧设计：林绵华

责任校对：高 涣

责任技编：黄少伟

出版发行：中山大学出版社

电 话：编辑部 020-84111996, 84113349

发行部 020-84111998, 84111981, 84111160

地 址：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

邮 编：510275 传 真：020-8403656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zsup.com.cn> E-mail:zdcbs@mail.sysu.edu.cn

印 刷 者：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：880mm×1230mm 1/32 7.75印张 158千字

版次印次：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40.00元

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序

清水芙蓉王麟慧

徐小斌

转眼间，我与麟慧已经认识整整八年了。

2001年，我们剧组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从南京、扬州一路下来，为我们当时马上要投拍的长篇电视连续剧《曹雪芹》寻找外景地。当然，我们要找的是相对保持完好的明清建筑。湖州这个城市令人惊喜：真的很适于居住，有些像欧洲的卢森堡，也是那样小巧而洁净，安静而富庶。感谢湖州电视台的秦建军先生，是他，为我和麟慧的相识做了红娘。

初识麟慧，她端庄、纯净，有古典美，与我甚为相投，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地交往着，却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“真”——这个字，在当下，变得越来越昂贵了。

麟慧的文品亦与人品相似，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，如今，她的“散文集”更是令我惊喜：

在静夜中读这些文字，会感觉到它的质感，几乎像钓鱼线一般细的青草，把你从周围的喧嚣中拉开，一直拉进深深的湖水里，而湖面竟没有惊起一丝縠纹。而湖心深处的清涼芬芳倒是让你享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奢侈，

麟慧就有这样的本事，明明是个热热闹闹的商业社会，她却可

以在闹市之中拂去尘埃，把目光转向了被浮躁社会遗忘了的古寂清芬，守着一盏灯，静静地摩挲着文字和词语，世界隐伏在无边的黑暗之中，她却在精心打造着自己的感觉和体验——这样的静寂与痴迷在众声喧哗中是多么的奢侈啊，它的奢侈并不仅仅在于表面的文字，更在于背后的人品与文品——大家都似乎活得越来越物质，越来越直接，越来越不美了。谈及生活质量，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物质的改善，而很少有人把真正的享受定位在精神世界。

以文会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但是麟慧的人品和文章，却凿凿实实为她汇聚起很多朋友，由此，她的世界也就越发开阔起来。她的这本书，就是她的内心世界。

麟慧有许多美好而奇绝的想法：

譬如她写她心中的天堂：“我向往的天堂，树应该是参天的。而根，必须连在一起的。……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红种植，在天堂的山上，却应有尽有。那一粒粒红豆是远古寄往今天的相思。天堂里的山不是很高，可它有森林；它不需要很大，可是能怀抱村庄。最后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我要告诉世人，天堂里也是有规矩的。这个规矩有时候甚至是残酷的。比如捡拾一根树枝，哪怕是已经枯萎的树枝，也是要被拔指甲的。”

她该算是半个美食家，她写的泰州早茶令人馋涎欲滴：“第一道自然是干丝。每人一小碗，由肴肉和香葱等凉拌而成。米黄色的干丝配上微红的肴肉和绿色的香葱，还没开吃，就先把眼睛给养舒坦了。而散发着淡淡豆香的干丝，柔软滑腻，则把味觉诱惑了……本以为这是最后一道点心了，没想到还有最后一道最经典的闻名遐迩的鱼汤面。据说那鱼汤，是用猪骨、鸡骨和黄鳝骨熬制的，呈乳

白色，味道油而不腻，鲜而不腥。那面条硬硬的很有弹性，嚼起来异常滑溜，别有一番滋味，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开始陌生，渐渐熟悉，回味无穷。”

麟慧的内心，有时又像小女孩一样天真，由于独处他乡的孤独恐惧，她买了个“小木头”为伴，从此便爱如至宝：“娃娃就放在沙发上，两个小脚丫跪在外面，连脚底的小皱纹都清晰可见，煞是可爱。想到这么可爱的孩子，大冷天还光着小脚丫，我心中便有十分的不忍，寻思着到单位后，找一个才生过孩子的同事，家里准有多余的小袜子，要一双来，给小木头穿上，它就不会觉得冷了。谁知，那天我下班回家，看到小木头已经穿上了薄绒的鞋子。这才想到，前几天看妈妈在缝什么东西，还以为妈妈在缝制她的钱袋，却原来是在给小木头做鞋呢！现在的小木头，俨然家里的一个成员。它不哭不闹，随你怎么摆布，它都一如既往地注视着你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，眼睛纯净得让你不由得不爱它。我知道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，什么样的‘犹大’也会存在。可是，这个世界总有一个干净的角落，总有一个不会出卖你的人，而这个人，或许就是小木头了！”最有趣的是，麟慧的恐惧，最初竟是由于我的一本书，想必她看到小木头的时候，也应当念及我这个“始作俑者”吧？一笑。

当然，以麟慧的心性，书中自然少不了品茶，她写道：“就拿我眼前的这壶茶来说吧，它已经喝了过半，颜色已经是非常漂亮的琥珀色了，可普洱独有的味道还在，而且渐入佳境。我知道，再喝上几壶，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淡，然而它依然通透和明朗，重要的是，它的味道还在，这便是好茶的精髓。我想，这个时候我喝到

的，应该是它的茶魂了。或许，在我年华老去的那一天，也能像眼前的这壶茶一样，茶到淡处味尤在，那该是怎样的一道风景！”

是啊，茶到淡处味尤在，这自然该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——“通透”“明朗”。“发纤浓于简古，寄至味于淡泊”，麟慧当之无愧！

衷心期待麟慧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

是为序。

徐小斌，女，著名作家，国家一级编剧。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。迄今为止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，出书四十余部。主要作品有《羽蛇》《敦煌遗梦》《德龄公主》《炼狱之花》《双鱼星座》等。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、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奖、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、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等重要奖项。作品被译成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十余国文字。



目 录

暖色

我有多么爱你，这样朴素的爱，来自
天性与宿命，比天空高，比时间远。

船若纤纤绕心头/3

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爱/9

拒绝长大/13

婆婆之爱/17

人之初，然和而/23

舅舅的小店/32

舅舅已驾鹤仙去/36

表哥/42



行色

一旦擦肩而过，也许永不邂逅。行者有
痕，也许半袜沙子，也许一鞋海水。

行走天路/49

丽江午后/92

章村素描/97

我向往的天堂/105

野象谷情歌/106



青色

时光刹那，来不及拥抱清晨，便已身披
晚霞。这些不能错过的美好和欢喜，是迷
药、饥渴和滋养。

爱上烧饼不如爱上你/115

对小白菜炒肉丝的移情别恋/119



泰州早茶不一样的情怀/121

茶到淡处味犹在/125

哪得菩提绿如许/128

温泉之魅/133

暗恋一朵花/137

邻家灯光/140

小木头/143

原色

是柔软雪花下的青草、花朵、岩石和泥土，一盏心灯照耀下的性情。哪怕是疼痛，也不想消失。

肆意葵花多任性/151

邂逅他乡的你/154

其实素素很美/161

另类老人/167

你生命中本该华彩的乐章/172

做你永远的粉丝/179



- 三十年之后/183
不想消失的疼痛/187
照不见的悲伤/191
所有对她的念想，是手机里的一串数字/196
七夕里的那些陈年往事/198
只为了那道光/203

眼色

既然来不及长大，不如从容老去。因为我眼睛里的快乐，是世间别无选择的幸福。

- 一场灰色的艳遇/209
男人有梦多灿烂/214
亚妹队长/219
窃花有道/224
四个“小朋友”/227
五块钱的爱情/235

暖 色



我有多么爱你，
这样朴素的爱，
来自天性与宿命，
比天空高，比时间远。



船若纤纤绕心头

生命由水而来，当我们乘着生命之船来到世间，便与水结下不解之缘。

我的生命，更与船和水，有着太多太多的联系。真是逝水如梦了无痕，船若纤纤绕心头。

我们家就住在河边。我的爸爸是一条客轮上老实巴交的船员。尽管我曾经听别人叫过他船老大（当地人对船长的称呼），但他确实只是个船员。他在船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四十多年，把一辈子都交给了船，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病故了。那是1984年5月21日。我记得那天晚上有一次小小的地震。我听到邻居们都惊慌失措地从床上爬起来往外跑。只有我在那一刻巴不得即刻死去，想去陪伴爸爸的心突然惊喜地狂跳起来。

某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。在梦里，灰蒙蒙的河上静悄悄地漂行着一条船。船把水面切割得如绸缎般柔软。可是没有声音。真静啊！突然，画面转到了岸边奔跑着几个年轻人，后面紧追着一个瘦小的男人。又突然，那几个年轻人掉转头向那个瘦小的男人冲过来，他们紧紧围着那个瘦小的男人，最后把他推进了河里。

“轰……”我被那人落水的巨大声响惊醒，一头汗水。

我听说梦是没有声音的。可我的那个梦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声响呢？

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只知道，梦里那个在后面紧紧追趕的人，就是我的爸爸。那天，他是去追趕几个逃票的人。事实上，人是被他追上了，还补了票。可是，那些人在船驶离码头以后，恶毒地用砖块砸他。爸爸被砸得头破血流。

爸爸躺在医院里，没有一个人是代表单位去看他的。爸爸很失落。他心里的伤，比肉体的更重。他不明白他为了工作而受伤，领导怎么会视而不见！他也不懂得一贯谦让的结果，已经让领导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对于领导来说，他这样的人太渺小了，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包括后来的加工资。没有人想到他勤奋努力地工作，家里还有三个需要抚养的儿女，而他是多么需要加那么点工资，来维持他的家庭生活和他内心的骄傲。爸爸再一次被忽略了。记忆中，那年除夕，爸爸的船靠岸以后，他不肯回家。好不容易一家人有了难得吃团圆饭的机会，可是爸爸就是闷在船上不回家。对我们一次次的请求充耳不闻。我想，他是被失败感击倒了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勤勤恳恳的人不如能言善辩的人“来事”？他无法述说他的郁闷，只好选择独自吞噬忧伤。

看着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爸爸闷闷不乐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又不懂得如何安慰他。原本是工伤，不仅应该有单位的慰问、领导的表扬，还应该有补贴，有带薪假期。要是遇上现如今的好时代，还有

见义勇为奖。可是，我爸爸躺在医院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。作为女儿，我实在无法忍受爸爸在受伤以后更添心里的伤痛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跑到大街上找一个公用电话，以总工会的名义，给爸爸单位的领导打了个电话，问他们：工人因工受伤，单位是不是知道？

单位领导终于到医院看望爸爸了。当我看到爸爸舒展的笑脸时，喜极而泣。我幸福的感觉远远超过了因撒谎而产生的内心愧疚！

这是一个埋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，除了我这个始作俑者，没有人知道。

其实，有关船与河的记忆，多半还是温暖的。

小时候，我们家就住在河边。确切地说，是在衣裳街的馆驿河边。历史上，这里曾是官方邮递交流和书生赶考的水上驿站，曾经轰动一时。可是，在我记事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只是一条内河了，其主要的作用，已非当年的水上驿站能比。

河水静静地穿过这个城市的胸膛，滋润了城市的心肺，又静静地流向太湖。这就是我们家门前的河，它在我曾经居住的老屋那一段叫馆驿河，如今我们统称它母亲河。在我们这个水乡城市里，它是我们百姓赖以生存的河。

幼时，馆驿河上常常停了很多农家的船只。他们有些是来卖土特产的，咸菜、榨菜、土豆、地瓜什么的；有些是来城里运肥

的；夏天的时候，还有来城里卖西瓜的。他们吃住都在船上。每当傍晚，船上袅袅炊烟中飘舞的饭菜香，常常让站在岸边的我好生羡慕。这些船有时候会在岸边停留几天，直到他们卖完了船上的东西，才掉转船头回乡。

馆驿河边还有一家卖水缸的店。大大小小的水缸，像帽子一样扣满了河边。这让原本不宽的河，显得拥挤也更热闹了。有时候还有公家的船，也就是航运公司的船，停在一些船的外围。而我最喜欢越过一条条船，去那些船上洗东西。因为这些船的船沿离水面近，离岸边远，水干净，洗东西比在埠头台阶上更舒服，还不用等。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我爸爸也是船员，他常年在外，很少在家，爱屋及乌，我喜欢这些船以及船上的一切（包括船员）。总觉得在这样的船上洗东西，像是在洗那份对爸爸的思念。

两年前我看到一本名为《记忆湖州》的画册，那里面有馆驿河以及河埠头的照片。只可惜，照片里面曾经发生的故事都已经随风而去。

后来我们搬家了，可依然没有离开那条河。那是在航运公司客运码头附近。

到了新家，最大的变化是天天枕着汽笛声睡觉。到后来，听到什么汽笛声响，就知道是什么船到了、什么船要开了。可惜，现在能记起的，只有下午三点多的汽笛响，那必定是去上海的客船要开了。